

世界灾难纪实

戴杰 陆林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世界灾难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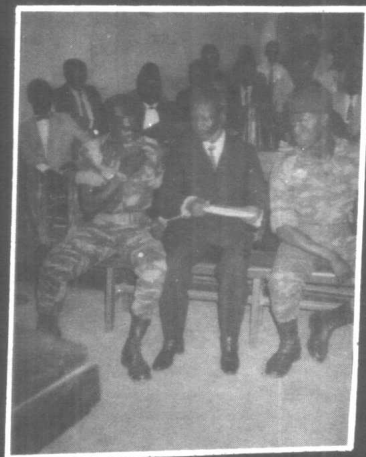
董燕 陆林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前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 1977 年 12 月 4 日加冕时头戴玉冠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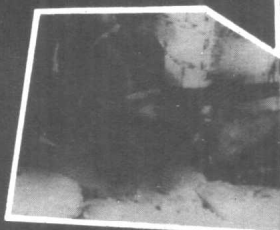
1986 年 12 月 15 日，中非刑事法庭重新开庭审讯前皇帝博卡萨（中）。图为博卡萨在被告席上。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遇刺身亡。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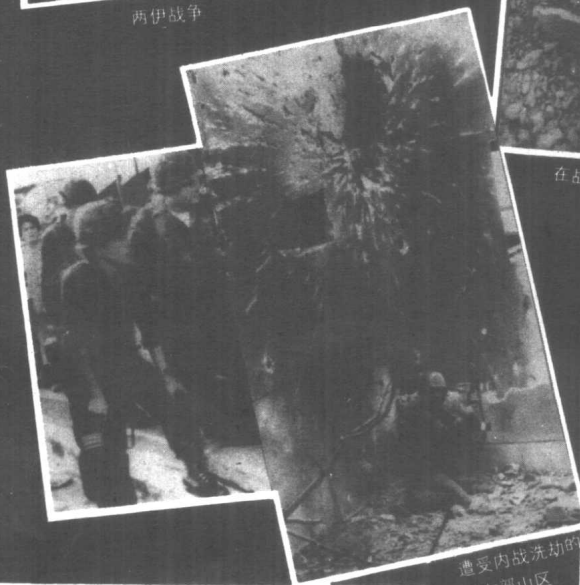
占据印度金庙的锡克教武装分子投降



两伊战争



在战场上身亡的伊拉克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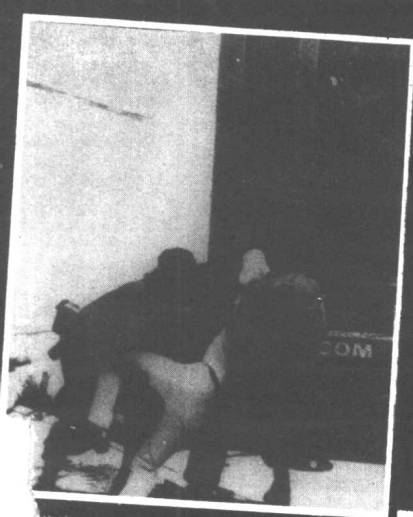
遭受内战洗劫的
贝鲁特东部山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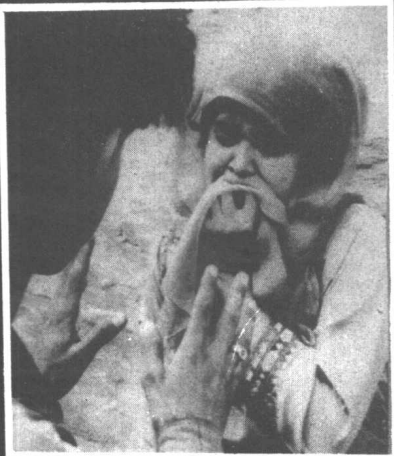
主德国两列火车在法兰克福市的吕塞尔斯海姆车站相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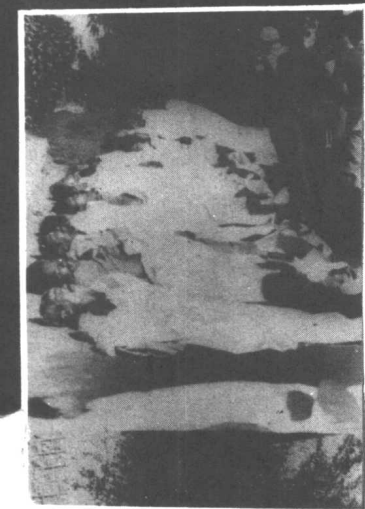
美国布朗宁湖岸数千条鱼死于高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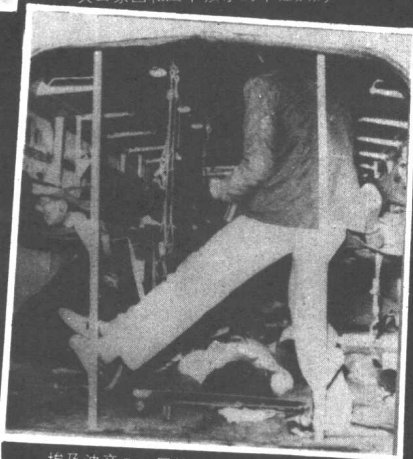
菲律宾反对党领导人阿基诺遭枪击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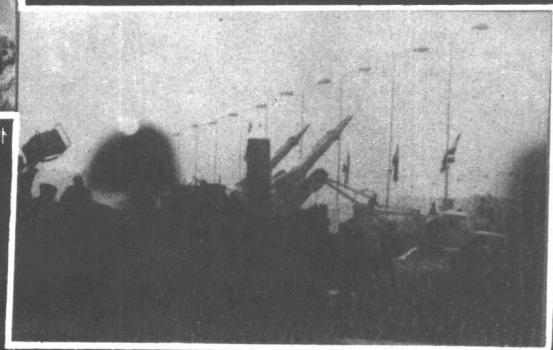
在巴基斯坦法扎巴德附近的一座军火库爆炸中失去家园和三个孩子的年轻妈妈



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市一家农药厂毒气外致使一千余人死亡



埃及波音 737 民航客机在从希腊的雅典飞往开罗途中被劫持到马耳他



埃及前总统萨达特在庆祝中东十月战争胜利八周年的军事检阅中遇刺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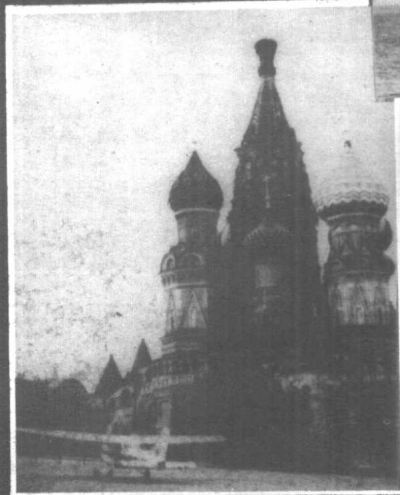
英国波音737客机坠毁残骸



霍尔木兹空难事件中打捞出来的遇难者



英国北海石油平台爆炸起火



联邦德国19岁的鲁斯特驾驶单引擎飞机进入苏联领空并降落在莫斯科红场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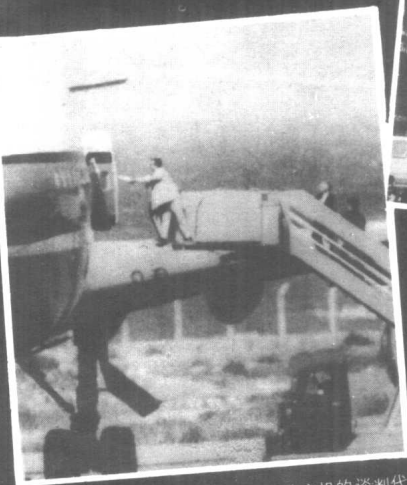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总工程师等受审



英国设菲尔德市希尔斯堡体育场惨案



墨西哥地震中遭到彻底破坏的雷希斯旅馆。



被劫到塞浦路斯拉纳卡机场的科威特客机的谈判代表
通过舱门向 747 飞机劫持者递交谈判条约。



惊心动魄的美国旧金山地震。



苏联亚美尼亚地震失去亲人的两位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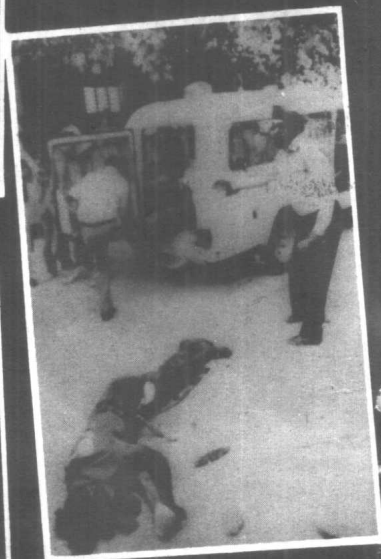
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爆炸遇难的部分机组人员 右二为女教师克里斯塔·麦考利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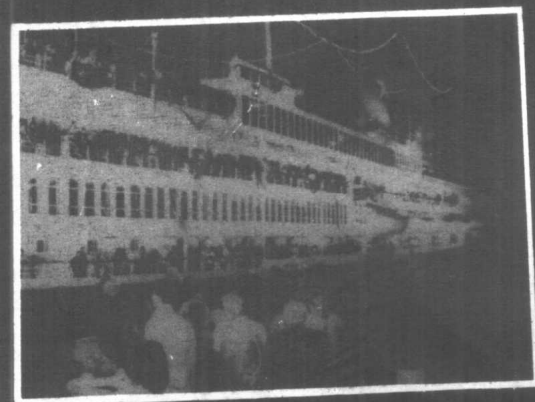
美国休斯顿举行遇难宇航员追悼会，里根总统和夫人南希以及遇难家属参加了追悼会



海地人民欢呼赶走独裁



海地首都一投票站发生屠杀事件



被劫持的意大利客轮返抵热那亚

前 言

我们组织编写这本《世界灾难纪实》，目的在于通过这些事件让读者了解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中获得较为丰富的国际知识。

本书汇集了八十年代世界上发生的重大灾难性事件，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海难、空难、其他天灾人祸等。有些事件是早已为人们所知，但大都是零星的报道，点滴的材料，不如本书所叙述的这样详尽、全面、系统。本书所选文章均具有较强的可读性、知识性和资料性。

参加本书撰稿者共 19 人。因每篇文章都有署名，故在此不一一列出。孙杰和楚岩同志校改了全部稿件。

书中刊有宝贵的图片资料，为文章的形象补充与实物佐证。这些图片均系新华社摄影部国际编辑室提供。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0 年 3 月 25 日

目 录

前言

墨西哥大地震纪实	马占成 (1)
在列宁纳坎市, 人与大自然的一场搏斗	陆伟涛 (11)
鲁伊斯火山浩劫	马占成 (20)
第二十七个幸存者	艾 舞 (28)
博帕尔毒气惨案纪实	陆 迪 (40)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始末	陆伟涛 (47)
“挑战者”号爆炸纪实	徐辉健 (58)
英国希尔斯堡足球场惨案	土 木 (72)
世纪大瘟疫	孙杰 孙维秀 (78)
萨达特总统遇刺目击记	于小平 (98)
“印度女皇”遇刺记	戴惠坤 (109)
瑞典首相帕尔梅遇刺始末	秦小玮 (120)
骇人听闻的斋月血案	周双六 (127)
科威特 422 次客机被劫记	辰 光 (136)
四名劫持者被“劫持”的故事	耀 武 (150)
中国民航客机被劫持始末	陈 惠 (162)
反劫机大特写	孙 杰 (167)
“直接行动”在行动	孙 杰 (186)
流氓无产者的“革命”——绑架	孙 杰 (205)
恐怖分子和“霹雳行动”	陆 迪 (223)

谋杀目标：卡扎菲	孙 杰 (229)
意大利的“癌症”——黑手党	陆运祥 (245)
轰动西方世界的波恩间谍案	董耀武 (254)
轰动全球的“彩虹勇士”号风波	秦小玮 (263)
可卡因帝国	孙 杰 (272)
“英雄”的堕落	孙 杰 (290)
“千岛之国”的枪声	江 荔 (308)
海地大选喋血记	楚 岩 (320)
班吉屠夫——博卡萨	火 地 (338)
伊美人质战	金林鹏 (359)
华尔街的黑色风暴	楚 岩 (370)
富士山的“雪崩”	周广中 (386)

墨西哥大地震纪实

马占成

震惊世界的墨西哥地震已经过去了几年，但是，暴虐的地震给美丽的墨西哥城及其居民造成的一幕幕惨剧却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1985年9月19日，星期四。天刚破晓，拥有1800万人口的墨西哥城在喧闹中苏醒了。随着太阳的升高，大街小巷嘈杂的人声、车声逐渐变成了没有间歇的嗡嗡闷响。环城高速公路上早已排起了缓缓向前蠕动的汽车长龙。

早晨七点。这是交通最拥挤的时间。

我刚刚醒来，突然传来一阵沉闷的隆隆声响。我躺在床上，似乎有一种头晕目眩之感。与此同时，只觉得大地在怒吼，我的床在这吼声中摇动，桌上的台灯和暖瓶也随之倾倒。门窗在吱呀作响，挂在屋顶的电灯悠悠荡荡，几乎撞到顶棚。我仿佛置身于汪洋中的孤舟，在风浪中左摇右摆。

地震！地震了！我意识到继续呆在屋里将意味着什么。慌

忙中我迅速套上衣服，穿着拖鞋飞快地跑到楼外的草坪上。只见整座楼房还在摆动，树木也在摇动中沙沙作响。此时街上的喇叭声、刹车声仿佛比平时响得更疯狂了。

出于摄影记者的职业习惯，我马上决定外出采访。目标，市中心著名的高层建筑——建于 50 年代、37 层的“拉美塔”。

新华社分社地处市区南端的中国大使馆内，距市中心仅十五公里。因分社的汽车被送进了修理厂，我只好请在使馆工作的老同学帮忙，乘使馆的汽车直奔市中心而去。

此时的环城高速公路上，一片混乱，拥挤不堪。警车、消防车、救护车鸣着响笛在快车道上风驰电掣般地疾驶。为了尽快赶到市中心，我们索性把车开上快车道，与救护车并驾齐驱。但混乱的车流使我束手无策，平时只需十几分钟的路程，这次却足足走了近四十分钟。车外的气氛显得非常紧张，出城的汽车争先恐后地往高速公路上挤，仿佛在逃避恶魔的追杀。每个路口都有国民军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把守，严格禁止民用汽车进城。我凭借着有总统府新闻局长和墨西哥城警察局长亲笔签名的记者证和汽车上的外交使团牌照没受任何阻拦，长驱直入市中心。

在横穿市区东西的改革大街两侧，已可看到倒塌房屋的残垣断壁。市中心上空滚滚浓烟和冲天大火，遥遥可见。我们的汽车缓缓向城市的心脏地区移动，越往前走，倒塌的房屋楼宇也越来越多。街上到处是惊慌失措的灾民。他们携老带幼，提着食品、毯子、衣物、水瓶等生活必需品，或守候在倒塌房屋的瓦砾旁，或拼命地用双手在废墟中寻找自己的

家人或财物。老人和儿童则含着眼泪蜷缩在路旁的草地上，其状之惨，不忍目睹。

市区上空，警察、国民军、红十字会和电视台的直升机穿梭往来；公路上，一辆辆运兵车正从郊外飞速驶来。

进入市中心的胡亚雷斯大街，展现在我眼前的仿佛是一座遭受过一场战争浩劫的古城。这里原有的许多建筑，已经变成一片废墟：著名的内政部办公大楼，颇为豪华的帕拉多饭店，古色古香的雷希斯旅馆，它们昔日的风采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一块块东倒西歪的水泥板和残缺不全的骨架。没有被震倒的楼房也显得支离破碎，弱不禁风。钢架结构的国家彩票大楼虽然依然耸立在改革大街和胡亚雷斯大街的交汇处，但它往日那种华丽、威严、神圣的外表，也随着数以千计平方米的玻璃的破碎而丧失殆尽。倒塌了的雷希斯旅馆，因天然气管道断裂而起火，黑色的烟云盘旋着冲上天空。几辆消防车架起高高的云梯，居高临下，向起火处喷水，经一段时间的努力，火焰被扼制了，但是浓烟仍不断地从瓦砾中喷出，消防人员一筹莫展。出乎意料的是，37层的“拉美塔”依然耸立在胡亚雷斯大街的尽头。雷希斯旅馆旁一座几乎倒塌的楼房上，悬挂着一只因断电而停止运转的电子钟，它的指针准确地记录了地震所发生的时间——7点20分。

离开“遍体鳞伤”的胡亚雷斯大街，我们继续沿改革大街向东行驶。当到达改革大街东部的外交部附近时，我眼前展现出一幅震慑人心的场景：一座二十余层高、六十余米长、南北走向的居民住宅楼，从中间一分为二，南半部分虽然百孔千疮，满目疮痍，但仍然矗立着；而北半部分则完全失去

了楼房原有的模样，变成了一块钢筋水泥的三明治。水泥板一块压一块，犹如一座水泥结构的山丘。废墟旁边堆着几十辆被砸扁的汽车。数百名救灾人员正在几辆重型起重机的全力配合下，从废墟中营救遇难者。一些死里逃生的居民呆呆地坐在路边，他们没有眼泪，没有哭声，只是抽泣着，向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楼房倒塌时惊心动魄的场面，叙说着他们最后一次见到自己亲友时的情景。目光中充满了痛苦与悲伤。救护人员和维持秩序的国民军战士含着眼泪，安慰着这些幸免于难的人们。路旁已经搭起了临时急救站，医生、护士和刚刚赶来的医学院学员及初中女学生，在为受伤人员包扎伤口和分发药品。

离这里不远处，是墨西哥城最大的贫民区——特彼托。在墨西哥城，“特彼托”几乎是贫民窟的代名词，其破烂程度可想而知。这里聚居着几万户居民。他们大多以经营小商品、修理汽车、打短工为业，由于没有固定工作而不能享受社会保险。这里的居住条件极差，拥挤不堪。许多人住的是自己用废旧铁皮搭起的简陋房屋。那些原本就破旧不堪、年久失修的居民住宅，经过这场地震的浩劫后，不少已经倒塌，剩下的也都成为摇摇欲坠的危房。劫后余生的人们纷纷携带着自己的物品逃出门，远远地望着自己曾经居住过、如今已岌岌可危的房屋叹息。妇女和儿童们抱头痛哭，痛不欲生，或是为自己遇难的亲属，或是为自己将来的生活。

在贫民区的深处，有一座四层楼的小服装厂。这是一座结构极为简单的建筑物，根本经受不住持续了一分半钟之久的强烈地震。全厂共有三百余名职工，约有二百人在地震发

生时已经上班。他们来不及逃出车间，全被倒塌的楼房吞噬了。当我赶到那里时，救灾人员正试图从废墟中抢救那些在瓦砾中挣扎的人们，但是困难重重。沉重的水泥板使救灾人员束手无策；大型起重机又因街道过于狭窄而无法接近。人们只能靠双手和铁锤尽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遇难者的哭叫声不时从瓦砾中传出，这绝望中的呼声令人肝胆欲裂！废墟旁摆着几具刚刚被挖出来的尸体，有的缺肢少臂，有的血肉模糊。那些被救出来的伤员由人们抬着、抱着或背着奔向大街，等候救护车送往医院。

市区东部的许多商店和旅馆都已坍塌。宽阔的街道被震得支离破碎。个别地段的柏油路面出现了一条条凸起的裂痕，高出地面一米多。昔日一排排整齐的售货亭已不复存在。街上到处是凌乱不堪、未及出售的商品。大批国民军士兵在这一带值勤和巡逻，以防抢劫商店、银行的犯罪事件发生。

市中心的南侧有拉丁美洲最大的医疗中心——墨西哥社会保险协会总医院。这所医院集治疗、科研和教学于一身，在拉丁美洲有很大影响。这里有墨西哥一流的医务人员、专家和科学家。美国著名重量级拳王阿里曾在这里接受过帕金森氏综合症的治疗，并取得较好的效果。如今，经过地震劫难的总医院已经面目全非：一座刚刚启用的实验大楼连同里面的各种先进设备统统毁于一旦；几座近二十层的业务大楼摇摇欲坠，有的已经明显倾斜，同地面形成八十左右度的锐角，危在旦夕。当我走进医院时，首先看到的是摆在一块空地上的刚刚抢救出来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许多人还在陆续向这里运送小件的医疗用具。救灾人员有的在抢救倒塌楼房中的伤

员，有的在医生的指挥下把危房中的病人转移到安全地带。一些医务工作者在露天搭起的简易病床上精心地为伤员包扎、急救，气氛十分紧张。医院外面，一辆辆救护车载着从别处救出来的伤员，疾驶而来……

我又驱车返回市中心。街上匆匆忙忙的人比以前更多了，其中大部分是临时自发组织起来的志愿救灾队的队员。他们当中有工人、机关工作人员，而更多的是大、中学生。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手提篮子或塑料桶，在路边向人们募集水果和饮料，然后送到救灾现场。贴着“救灾”字样的民用汽车一辆辆地从郊外驶来，汽车上挤满了刚从郊区赶来的救灾人员。他们下汽车后，经保安人员的允许，便马上爬上倒塌的房屋参加营救工作。

在墨西哥革命纪念碑西侧的广场上，一辆红十字会的汽车前排起了长长的义务献血队伍，人们默默地向前移动着。我走近队伍中，向一个蓬头垢面的青年问道：“你来义务献血是怎样想的？”他表情严峻而激动地说：“我是刚刚被救出来的幸存者，我有责任用我的鲜血去救活那些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胞。”他用手指了指不远处一座倒塌了三分之一的楼房说，那里面还埋着几十个人，有时还从里面传出绝望的呼救声。

地震，这个大自然的恶魔，给多少个家庭带来了不幸！就在地动山摇的短短的一分半钟里，有多少人失去配偶！有多少人成为孤儿！又有多少人落下终生残疾！

在回分社的路上，我的心情非常沉重。那些触目惊心的场景，又一幕幕地重现在我的眼前。